

## 小谈吴梅南北词简谱之论南曲【降黄龙】及【黄龙衮】

刘有恒

2010, 台北出版, 集粹曲谱, 九莲灯指路出后注, 今译为简体字版

要编撰一本传统的文字格律谱（曲谱）最重要的是体例清楚，其次是论述有伦符实。吴梅在南北词简谱对此二只曲牌的论述里，以上这重要二点都未做到。

●其论【降黄龙】曲牌，把《明珠记》里的『金剪轻携』及其换头『针儿』曲辞做为此只曲牌的曲格范例，为什么要选此只曲牌呢，吴梅之论，其『文字至胜』，但九宫大成也有收此只曲牌及配腔，但九宫大成有云，『明珠记』是『减易字句，格式各异，乃另一体』，不是九宫大认为的正体或正格。而吴梅只因其文字之工丽就选此一另一体为曲格的范例，殊失轻重，此南北词简谱又非曲选，引以为格的应首重格式正确，以做为后人据以填词的取格。而吴梅尚且有说，他不是不知道正格不是此只，所以说，本应作三句者，像明珠记改为二句，这是有来由的，是因为南西厢记里也收了只『相国行祠』，像是南词定律里所引用的还是三句，但到九宫大成时，删去一句，又把一个衬字作正字，就变成了两句，吴梅拿此事做为其把其所好曲词的《明珠记》作为定格之变造事实法如下：他说，『其后歌西厢者，将叠句删去，以将欲二字作正，于是遂成定格。作者皆依俗唱矣』，如果不拿出九宫大成比对一下，从吴梅字义来看，会以为【降黄龙】是从南西厢记，全都比照西厢记的两句格式，来填词了。而明珠记，正是使用了两句式，而不是原本的三句式，所以明珠记的辞成了新的俗的『定格』了。但事实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，吴梅用了文字技巧扭曲了这只曲牌的使用的事实。事实是【降黄龙】这只曲牌，沈璟南九宫谱就是拿三句式的原定格的例子的《拜月亭》，而沈璟时代又在明珠记之后，明珠记的二句式的格不被沈璟采纳，而南词定律及九宫大成都以《拜月亭》为正格，收在范例第一只，吴梅所述自南西厢后，像明珠记学南西厢的另一体都变成了日后【降黄龙】的定格，都是吴梅凭空虚拟的，并非格律上的事实，且九宫大成明白表示像明珠记的格是『减易字句』造成『格式』的不同，而九宫大成的结论是明珠记的格式是『终不可为式』，不可为训，这就很清楚

了。九宫大成的曲师曲家在分析了所有当时现存的曲谱后，为了声腔格律及文字格律并需两全之下，把【降黄龙】列出了不同的十体，其中明珠记占有其二，南西厢记占有其三，这些不合格式的谱例就取了五体，占了一半，九宫九成收入这些谱，是要给曲师立下谱曲格范，针对不合格式的曲词要如何谱曲，尤其像最不合格范的南西厢记及明珠记，而且还做了完整的说明，表示除了南西厢及明珠以外，其他五只，每句的字虽有多少之别，但都是合乎格范的。我们再看本出曲谱清初苏州派的朱佐朝的《九莲灯·指路》里的【降黄龙】，也是用的三句式的『麻鞋踏破，历遍闲花，红紫芳丛』，可见吴梅臆想的，自此他所崇拜的明珠记的【降黄龙】的不合格式的格就成了『定格』，乃是子虚乌有的事。看看吴梅在南北词简谱里对曲牌失实的表述及有意的曲解，实令人不禁要叹，尽信书不如无书，今世没有详查其书的内在而人云亦云推奖不置的，真是事实吗。如果后人拿了吴梅南北词简谱的明珠记【降黄龙】不合格式的词依样填词，不禁要让地下的沈璟笑煞，也让南词定律及九宫大成的名曲师曲家在地下也要耻笑不置的。故要论【降黄龙】的词格，仍应取历来一向之《拜月亭》为式，始得文字格律之正，同时南词定律及九宫大成也收入于其范例第一式，在谱曲上这也是最合声腔格式的词格。

●其论【黄龙衮】曲牌，取【荆钗记】为格，这是正确的，因沈璟在其南曲谱里收了《拜月亭》及《荆钗记》，而对《荆钗记》则指出了『今人多用此体』，故南北词简谱取今人常用体没错，但他接着在大肆批评南西厢记的『潘郎鬓有丝』的【黄龙衮】时，评之云：『句法零乱，不可绳以格式』，这也正确，但接着的语句，就纯系其个人想法，不足为定论了，其语云：『旧谱工尺，怕勉强凑泊，论律概无当也。大成谱不分正衬固非，南词定律强为分析，亦不得当，作者万不可从』。按吴梅指的『旧谱』，指的是南词定律及九宫大成都为此只不合律的曲牌配出工尺。案这些声腔格律谱为何要替不合律的词也要配工尺呢，这也要怪很多词人墨客填词率性而不合曲律者多（显例即名人汤显祖），如果人人合律，又何劳此二声腔格律谱费心去配以求其当的谱呢。像是吴梅在南北词简谱【降黄龙】里，教大家以不合律的明珠记的词当作范式填词，如果后之词人未察而照填，不就世间又要诞生许多不合律的曲词，还好九宫大成作者没有吴梅的心态，不为像吴梅所教的不合律的词配腔，所以

即使吴梅教大家用不合律的明珠记填【降黄龙】的词，多亏九宫大成勉为明珠记的【降黄龙】配腔，让后世曲家仍可为吴梅误导之下的产生的一批错误的

【降黄龙】新词配腔，这就不可不缅怀九宫大成作者的功绩了。所以九宫大成作者的为不合格律的词配腔，也是对像是吴梅这些不精曲律的人的功绩。所以九宫大成为不合律的南西厢记配腔，也是其功绩，吴梅又不懂谱学，又怎知其工尺『勉强凑泊，论律概无当』，只是自己的暇猜，又说九宫大成不分正衬，更是自打耳光。吴梅自己说，南西厢记此曲牌『句法零乱，不可绳以格式』，既『不可绳以格式』，即与格式不合，又如何分出何为正，何为衬，吴梅自己引用也不分正衬固非，又何责于九宫大成，而九宫大成以其声腔格律谱，虽无分正衬，于配腔上自可看出哪些是位在板上的主要的字，而南词定律为了要定出板式，当然就去『分析』，并无不当，衬字者不占重要的板处，配腔亦才可定。故除非遇不合格式者不要收入（像吴梅的南北词简谱里的格式出错的【降黄龙】亦同），不要定腔，不然当然要有板式必要分析出，在配腔中正衬实亦可见，只是九宫大成不欲把不合格式者明定正衬格式，一律视同只在配腔内间接人们了解，这也是九宫大成作者的苦心，不希望不合格式的词被后来不精曲律者乱加引用，甚至把其当成正格，一如像吴梅这种在【降黄龙】所发生的情形。

因此从以上的分析说明了，吴梅的南北词简谱的体例不清，一下子又是曲选家的态度，取了非正格的词，只因文辞秀丽，而强为曲解；一下子又好似曲律申韩，非正格都不必配腔收入。而其论述又不尽有伦符实，为张其说不惜巧言豪蒙。这本南北词简谱充满了即兴随笔杂谈之笔，不似严谨学术的一本文字格律的曲谱。而在【黄龙衮】之末云：『末后三字三句，平仄无定，惟结韵宜去声』，看一下九宫大成的实际，却又不然，九宫大成的谱例里，上声字不少，也有平声字，最少的是去声字，所以吴梅对于平仄的结论，也是于声腔格律的事实不合，而不可当真。而正确的解答应是末字韵平仄皆不限。（刘有恒）

[2010, 台北出版, 集粹曲谱, 九莲灯指路出后注, 今译为简体字版]